



同事叫他吴会计，邻居叫他老吴，当地古玩圈的人称他一声吴老，他是我的爸爸。

吴老其人

五十多岁时，爸爸就被古玩圈喊作“吴老”了，他很享受这个称呼。从我记事起，家里就订了《中国钱币》《收藏》《文物天地》等杂志，他沉浸在收藏的世界里，不止搜罗旧物，也研究理论。他常把自己对收藏的研究和看法写成文章，发表在家乡的报刊上。这些登有他文章的报纸杂志，会被他放在家中显要的位置，遇有收藏爱好者上门请教，或朋友来家里做客，他就顺势聊起自己的文章和收藏，那时他总是滔滔不绝，洋溢着自豪的笑容。

在我小时候，每到吃饭时间，爸爸总是捧着碗筷，一溜烟跑到隔壁旧物店“淘宝”。有时吃到一半拎着个编织袋子回来，好像有了袋子里面的宝贝，他也就吃饱了。也常常有人来家里跟他请教古玩收藏交易，有时带着钱币，有时拿个瓷器，那些东西锈迹斑斑，我们看起来脏脏的，他却不以为意，捧在手里说那全是包浆，是好看的五彩色。有时，他甚至会把在路边捡到的残缺小瓷片精心地带回家，在灯

下仔细地端详，赞叹它们的花纹、颜色、样式，说那些不同的工艺代表着某个时代，闪耀着古人的文化与智慧。

也正因为如此，爸爸的房间永远很乱，那里全放着他的“宝物”，但奇怪的是无论任何东西，他总能准确地找到。日子久了，我也发现了些规律——越有价值的“宝物”位置就越靠里面，拿出来要十分艰难。但是一旦拿出来，其他的所有东西又会原封不动地放回原处，继续维持着原来的样子。

爸爸祖上是做布匹生意的，似乎当时也算有钱人家。记得我初中入团时，要求填写家庭成分，爸爸让填“小商”，其他同学都是填“工人”“农民”之类的。我当时也搞不清“小商”是个啥玩意，总觉得有点自卑，又不敢瞎写，所幸没有影响我首批入团。生活在这样的“小商”家庭，见过的东西相对比较 多，眼力、见识自然都好些。爸爸出生于1933年，是爷爷家里唯一的儿子，全家都很宝贝他，老邻居称他是“惯宝儿”。爸爸说 he 小时候基本不干家务活，完全是“富二代”的做派。爸爸曾跟我说他的文化程度是“高小”，是民国时期的高年级小学学历，当时的“高小”在文

言文功底上，我感觉上似乎超过现在的初中生。在他们那个年代，能学到这个程度很不容易。

所以爸爸喜欢读书看报，除了古玩收藏类的书籍，他还会读竖版的线装书。印象中他读《红楼梦》《三国演义》《封神演义》等线装书，看他津津有味沉浸其中的样子，也熏染了我学着他的样子想读一读，但因为 是竖版，又是繁体字，我只是翻了几页便放下了。闲暇时间他爱看报，即使上厕所也不例外。每次看到好的文章他会剪下来，分门别类，用空白废弃账册做成剪报，积攒了厚厚的十几本。这些平时的阅读和收集，令他不仅知识面广泛，且成体系。

上小学时，每逢考试后，老师都要求将试卷拿回家让家长签字。爸爸除了自己的名字，总是会多写上一句。如果分数不错，就写“再接再厉，继续保持！”如果分数不好就会帮助分析原因，比如“粗心，下次改正”之类。有一次，老师忽然跟我讲：“你爸爸的字写得很好嘛！”我这才认真注意到爸爸写的字。再以后，每次发了卷子，我都会主动催爸爸签字，叮嘱他：“要签好看一点！”我的课本书皮，也都是请爸爸帮我写

上科目、年级、姓名，工工整整。后来我买了一把折扇，一面印着山水画，另外一面是空白，我请他用毛笔题了一首《登鹳雀楼》，仍是那样好看的我熟悉的字。每当夏季炎热时，我经常拿出来显摆，尽管同学们认为还远不足以称为书法作品。

他还自己编撰过一本叫作《泉友》的刊物，说是刊物，无非是用油印的复写纸编写装订而成的很薄册子，有时也就两三千纸。但册子上会有大量丰富的信息，比如他对古钱币的研究见解，比如他手上有哪些可以交换的古钱币，最后附上他的联系方式，这样寄给全国收藏钱币的朋友，用于互通有无、交换购买。

种种事实表明，藏友们称他一声吴老，是很有道理的，这主要不是指年龄，更是代表了他在当地古玩圈的地位。他曾经非常自豪地跟我聊起，说郢县有一次藏友聚会，七八个人一起吃饭，个个都听说过吴老的大名，很是崇拜。吴老为此开心得不得了。（一）



金桥醉荷

□葛家华

街上的雨，乡下的风。这是我很早对乡村、对自然的认识。乡村长大的人对乡村有着不一样眷恋，乡村有着泥土的芳香，有父母，有乡愁，有拔不掉的根。

炎热的夏天，更让人想起乡村，想起乡下的风，徐徐吹来，清新自然。喜欢旅行的人也不愿意在此时出远门，能在乡村走走，感受一下身边自然景观，也别有一番风味。

数日前，因工作需要，寻找一位市政建设元老，了解街镇管网疏通工作，路过金桥，被一片荷塘深深吸引。

这里千亩荷塘一片翠绿，一株荷花按捺不住，先行探身绽放。我知道现在路遇还不是时候，我也没有朱自清对荷花独到的见解，细腻的文笔。我看莲花是粗线条的，却对莲花有一种由衷的敬畏。在我眼中，她是最纯洁、最完美的象征。相信许多人会有我同样的想法。这是一片田野，去除界岸，没有纷争，一片连着一片。这里没有游船，不比洪泽湖可以泛舟湖上，采莲方便。这是一个静止而又正在发酵的村庄，你来，我往，荷塘月色一直在奔走相告中，相信他日会有更多的人前来观赏。乡村有着不同的优势，采一片荷叶顶在头顶，感受炎炎夏日特有的清凉。这里不需要你花一分钱，可以自由拍照留念。想想三五日后将是荷花遍地开，花香四溢尽收眼底，那是何等 的快意！当然，也会让人沉醉花事，流连忘返。

真羡慕住在周边的农户，有如此庞大的花园，足不出户可以赏花，可以闻间花香，于寂静的夜晚静听蛙鸣、蝉鸣，那是乡村特有的声音，与大自然保持着最和谐的音符，无比舒心顺畅。曾听说这附近有位从姓大叔被查出癌症，两年后却意外康复，是不是看到这片莲池心情开朗，收获意外？我真诚地为他庆幸，我想他对这片莲有着常人不一样的感知与想法。梅雨一滴滴洒落清荷，像一颗颗珍珠，短时间停留，又随风摇摆，滚入水中。生长中的莲藕吸收着天地精华，让高温也借此作短暂停留，这时不再有人怨天。

看到这片荷塘，这片莲，也让我想起我的童年。母亲生病，打两剂中药，需一两片荷叶做药引子，老中医开的药方，毋庸置疑，母亲遵从，我顺从。采荷叶自然是我的事，伢儿跑得快，母亲给我少有的“高帽子”，我虚拟地戴着，也带着兴奋，在乡间小路沿河奔跑。那时乡村的荷花很少，开花了也没有而今的多姿多彩。故乡小河很多，我逐一寻觅，走过一个又一个码头，只为寻找一片长满希望的荷塘。如不是母亲生病，我脚步没那么急切，转眼已身处5公里外，正当疲劳来袭时芳踪已现，右前方不大不小的池塘三朵莲浮出水面，荷叶还是那样嫩绿，我只为所需，立马返程。说来还真像个奇迹，母亲多年的头痛病在服药3天后轻松治愈。是不是莲叶的功效，任何解释我想到此时已成多余，莲花却从此在我心中留下最深最美好的印象。莲藕是个好东西，补血，女人食用更佳。我偏偏喜欢藕粉，藕饼，又怕人说我嘴馋，这是个人的秘密，我就决定将此事藏在心底。

村书记黄飞还是个小伙子，家住在附近，他介绍了很多金桥的特色：桃果飘香，西瓜满地，梨果丰硕。这是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生态农业自然村。在这风景如画的景色中，你一定不虚此行，而我更愿意守着盛开的莲花一天天老去。



荷塘雅筑

许开源摄

爷爷奶奶的爱情

□沈漫漫

我爷爷六十五岁时，患了中风，半身不遂。因为疾病的折磨，爷爷的性格变得古怪刁钻。比如，奶奶要时刻陪着爷爷，若是爷爷有一会儿不见奶奶，他就一瘸一拐移到院子里，开始骂，像骂大街似的大声叫嚷。中风患者的舌头是僵硬的，说话极不利索，听起来犹如一锅糊了的粥不清不爽。有时东邻西舍听见爷爷“哇啦哇啦”叫喊，就知道奶奶肯定不在家 里，赶紧捎个话儿叫奶奶回去。

有一次，我生气地说：“爷爷，你别骂了，奶奶哪点对你不好？”我又对奶奶说：“你到姑姑家玩几天，看我爷爷怎么办。”奶奶却轻描淡写：“傻孩子，我走了还不是你爹娘受罪，有一句话叫……啥来着？”我接口说：“打是亲，骂是爱。”奶奶笑了：“对对，让你爷爷骂去吧，不骂不闹，我还真有点不习惯呢。”奶奶的话，我听着心里却酸酸的。

爷爷骂完了，似乎解气了，老中开

我们婆孙俩傻呵呵地笑，笑得胸脯起伏，笑得嘴角垂涎。我和奶奶也跟着无奈地笑。等爷爷睡着了，奶奶悄悄叮嘱我：“今后别说你爷爷，他没生病的时候对我很好的。”奶奶脸上露出了笑容，抬头望向窗外，仿佛沉浸在她和爷爷过去的幸福时光。我知道他们年轻时，为了缠足的奶奶走路方便，贫困的爷爷请人做了一辆当时只有小姐、地主婆才坐得起的双轮手推车，推着奶奶上街办镇、走亲访友；爷爷为了让奶奶穿上一件“确良”衣衫，做河岸挑泥工时主动要求多挑几方，两个肩膀磨出了无数血泡，中暑晕倒在河堤；爷爷为了奶奶生病早点康复，听取民间江湖郎中的偏方，但又不放心这种“药”，自己先尝，以致中毒，把自己尝进了医院……这些故事，奶奶跟我讲过不知多少遍。

爷爷中风了五年，七十岁那年，爷爷去世了。没有爷爷的日子里，我时常看见奶奶坐在屋里，眼睛出神地盯着不

远处，似乎有想不完的心事。夜幕刚落，奶奶就已经熄灯睡觉了。别人家的窗户这个时候都是亮堂堂的，唯有奶奶的窗户总是早早地暗了下来。

一个傍晚，我想陪奶奶说说话，发现她的灶是冷的，锅里是空的。我问奶奶：“你晚饭吃好了？”她摇摇头。我说：“那为什么不烧饭？”奶奶幽幽地说：“不饿，反正就我一个人，等饿了再烧也不晚。”奶奶低着头，脸上布满阴郁。我的泪珠忍不住落下来。

我拉起奶奶就走，让她到我家吃饭。母亲对奶奶说：“今后别做饭了，就在这里吃吧。”奶奶闷闷不乐地吃着饭，然后慢吞吞地说：“不了，还是在自家屋里吃吧。”我急着嚷：“奶奶！你傻啊！”不过我发现，奶奶苍老的容颜展开了笑容。

后来，奶奶在我们的陪护下，逐渐走出阴霾，安度着晚年。有时她会唠叨起爷爷，但不比以前，反而安慰我们：人啊，总得往前看……

奇葩相亲记

□青山

么可能，婚姻又不是一场游戏。

相亲男三和小唯聊天时，第一句话就问，听说你是独生子女？小唯说是的。又问她是不是体制内工作，她说是的。之后，小唯就反问他。没想到他却发一大堆牢骚：你是不是想问我的房子在哪个区，面积有多大，父母是不是体制内退休的，我一个月收入是多少啊。小唯心想，相亲不就是两个人把自己的条件放在天秤上称吗，就说，如果你愿意的话那就说说看呗。男生果断回复，我不愿意。这个人未免也太双标了吧，小唯气得当场拉黑了他。

相亲男四在某大厂任主管，收入可观，长相中上，年龄稍大，然自我感觉良好，有居高临下的精英男气势。他与小唯聊天时，先问她毕业于哪所院校。听

到她说是一所普通院校毕业后，就没有了下文。后来听介绍人解释，他之前的初恋女友名校毕业且长得漂亮，所以，他如果再找女友，希望对方的毕业院校和颜值都要高于前任。小唯恍然大悟，幸好没有继续交往下去，否则处处拿她与前女友比较。

相亲男五，加了微信后也不与小唯聊天，每天只在固定时间发“早上好”“中午好”“晚上好”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对方是个机器人呢。小唯说，这也不知是个什么路数，反正自己对相亲已经彻底失去了兴趣。

作为年长于她的同事，我劝小唯对相亲不要灰心，还是看缘分，因为邻居家有一个姑娘39岁，去年相亲成功，今年已经结婚了，对方是刚从德国回来的中年才俊。



一根线分乾坤

□明前茶

在成都平原旅行，偶遇一户人家乔迁新居，主人家在自家晒场上请了乡村厨师团队，做“坝坝宴”，招待亲友邻里。见我们驱车而至，主人热情地邀我们喝茶落座：“等会一同吃饭呀，有远客，可给主人家带来福气。”

闲着也是闲着，我们就加入了帮厨队伍，摘豌豆尖，清洗黄花草，剪去长长的虾须，剥皮蛋壳。

在备宴时，我发现一位身手利落的帮厨大嫂，她能够用一根线，把食材均匀切分——只见她将洗净的本白棉线，一头噙在嘴里，一手稳稳拉紧，使之绷直，然后，另一手托住她行将切分的食材，包括皮蛋、豆腐、午餐肉、鸭血、羊羹、白切肉，还有在蒸屉里的一整块米粿。她屏息以待，让这根绷紧的线“手起刀落”，瞬间，皮蛋被切成月牙形，羊羹与熟肉被切成颤巍巍的半透明薄片，米粿被切成菱形块儿，豆腐鸭血都被切成了麻将牌一样的小块儿，棱是棱，角是角，连刀也切不了那么均匀。

每换一种食材，她就反复洗手，并换一根线来切分。我细细瞅去，居然连皮蛋的溏心蛋黄，都没有在她手中那根线上沾上分毫。

虽然我知道，用细线来分割食材，是通过减少受力面积，来增大压强，令颤悠悠的食材更听话，更方便“横线分晨昏，竖线分乾坤”，但能将柔软的棉线使得这样出神入化，还是让人惊叹不已。

见我夸奖她的手艺，大嫂直白告知：练上一刻钟，就能用线切米粿了；练上一个礼拜，切羊羹和豆腐鸭血也不在话下；练上半个月，你就能切溏心蛋，好去坝坝宴上帮工了。可是，若要把陶瓷的泥坯从转盘上平平整整“端”下来，不破坏它的器型，最少得练三个月。

就像所有的母亲都乐于谈及儿子一样，大嫂手持一根棉线，一面忙活，一面跟我讲起儿子在窑厂做仿古瓷器的故事来。

原来，为努力复活古老的青羊宫瓷，作为学徒，大嫂的儿子要反复用脚踩泥，将瓷泥炼熟；接着，他要在转盘上反复练习，让那团泥在不停地流转中，逐渐呈现比巧克力还要浓稠丝滑的光泽，最后，转盘逐渐停歇，器形就像一只湿漉漉的雏鸟，立于这天地之间，最动人心魄的一刻将要来临了——小伙子要用一根棉线，轻轻地、像不能惊动了随时会飞走的鸟一样，将这只茶碗或花瓶从转盘上“切分”下来。

这根线使歪一点点，整个器型就废了。成功的切分有什么奥秘呢？儿子回来说：“人要蹲下来，线要平移；线不能结结实实去切割瓷泥，那会犁出泥刨花来，或者在底部拉出线痕。”

没有什么奥秘，就是反复练习，练到这根线平移出去迅捷利落，不像分开泥，而像分开水、分开酒、分开一种空灵的思绪。如此，从转盘上将瓷坯移下来，才算做得没有瑕疵。

一根线能运用至此，儿子也就从调皮捣蛋啥也干不好的状态中出来了，他满脸的痘痕逐渐收敛，沉静之气渐渐生发。当娘的说：“现在轮到儿子回来教我如何使这一根线了，孩子终于长大成人了。”

洪江，一次“寻根”之旅

□陈晖

在洪江，曾经有一家红红火火的大型国营企业湘西仪器仪表厂（以下简称湘仪），规模大，人数多，学校、食堂、商店、医院、电影院等基础设施应有尽有。在这里，足不出户，就可以满足一切基本生活需求。

对于洪江，周周有着特殊的情感。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，他随父母支援三线城市建设，在这里度过难忘的八年童年时光。

洪江，一直是周周魂牵梦绕的地方。无奈，因为交通的不便利，因为工作忙碌，照顾家人，洪江之行一直搁浅。

人到中年，父母年迈，寻根之情愈加迫切。十年前，周周陪父亲去过一次洪江。可惜，时间匆促，洪江变化太大，并未找到湘仪的确切位置，甚觉遗憾。

这次，趁着休息，恰巧有三五好友相约去洪江，陪他开启一次“寻根”之旅，周周很高兴。

赶到洪江，已是傍晚。周周迫不及待，一路寻问，努力寻找着能唤起童年记忆的蛛丝马迹。驶过一条又一条街道，经过一次又一次仔细辨别，感觉湘仪已触手可及，却又擦肩而过。周周有点沮丧，又不甘心，他坚信：明天一定会有惊喜。

乡愁，离不开家乡的美味。周周提议，到了洪江，必须品尝当地名菜血粑鸭。找到一家小街深处的土菜馆。正宗血粑鸭必须是麻鸭，血粑是糯米和鸭血的完美融合。我尝试咬了一口，越嚼越香，有点辣有点糯，特别引诱食欲，那是一种别样的味道。

周周已是多年不吃辣。此时，拌着洪江甜酱的鸭肉，每一块都蘸满酱汁，鲜美味浓。周一边细细品味，一边频频点头，每呷一口，乡愁的种子也在悄悄发芽，他一遍又一遍地说：对，就是这个味。周周脸上洋溢着满足又幸福的笑容，深深感受到童年时光最美好的记忆。

夜幕下的古城，流光溢彩，热闹非凡。周周说，阔别洪江这么多年，这里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，不知当年的湘仪能否找到？我们一起给他鼓劲加油：放心，必须找到，而且一定可以找到。大早，周周就背着相机出门了。

恰逢上班时 间，街道上的车辆川流不息，行色匆匆的路人擦身而过。只见，公交车站上有几个等车的人。周周便跟一位大姐打听，当年湘仪的近况。闲聊中得知，这位大姐竟然是自己当年同学的高中同学，再聊着，其他几个同学的名字也都认识，周周欣喜若狂，他乡遇故知，感到分外亲切。最重要的是，他终于找到了湘仪的确切位置，并拍了照，带回家给父亲看一看。

湘仪还是那个湘仪，砖墙还是当年的红砖墙，自己用石子刻的身高印记，依旧清晰可辨。道路已经重新修建，当年的绿木已成荫，成了老年人休闲的好地方，喝茶聊天，下下棋，老有所乐。阳台上依旧晾晒满衣被，有孩童在院内玩耍，一如当年的自己。真好，满满人间烟火味。只是，那些曾经的故人，或已不在，或已古稀，或已搬迁……不管怎样，湘仪还在，湘仪人无论身处何方，都不会忘记这里是他们曾经的“根”。

真是，应了那句：怀化，一个怀景怀乡味的地方。离开洪江，周周的喜悦之情，溢于言表。于他，此次，绝不虚行。周周握着方向盘，哼着小曲儿，洪江的风都变甜了。

